



孙周勇：4000年前的石峁古城，闪耀夏朝前夜的文明星空

者探源



孙周勇
(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、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)

1995年从厦门大学一毕业,我就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(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身)工作,至今没有换过地方。刚到单位,老所长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出去找周王陵。

中国历史上,周秦汉唐,只有西周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然是个谜团。于是,我和一个同事,每天划定一个范围,骑着自行车,踏遍青山,在沟沟坎坎里找线索。同事比较有经验,能在中午12点前返回老家乡里赶上午饭,而我有时候路线画长了,饭点了也回不去,只能饿肚子。文献上记载,周王陵大概在万年县(今西安市西北)附近,但我们找了3个月,也没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周王陵的位置,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
考古就是这样,也许终其一生,面对的依然是未解之谜。石峁,一座4000多年前的史前古城,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,在夏朝建立的前夜,矗立在陕北的高山台塬之上。2011年,石峁遗址开启全面系统考古工作,作为考古队队长,10多年过去了,我仍在这里。

名字中的周,是周原的周

我的老家是陕西宝鸡岐山县,距离周原遗址非常近。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,也是建都丰镐之前的一个重要都城。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周,而我母亲并不姓周。我们那一带的人,骨子来崇尚着周的遗风,很多人名字里会有一个周。这也许注定了我和历史、考古的渊源。

我是70后,小时候对历史感兴趣,不过在那个年代,一般人并不了解考古。我外婆家在扶风县,就在法门寺塔附近。1987年法门寺地宫开展考古发掘,当时我上中学,进不去,就在外面围观,但没想到自己将来会从事这个工作。

我本来是90级的,当时高考有预选,预选时我考了全县文科的最高分,但到了真正高考时,没考好,只能复习一年。我不好意思见人,每天就沿着墙边溜到学校去上课。第二年高考,我就想,要跑远一点上大学。

当时填报高考志愿没有现在这么先进,就靠一张报纸提供信息,我就选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。就这样,我从陕西跑到了厦门。

真正爱上考古,是大学期间的几次实习。江西吴城遗址,是江南首次发现的较大规模的商代文化遗址;为了支援三峡工程,在重庆万县参加了三四个月的考古实习,这让我觉得,考古是一门接地气的学问。

1995年大学毕业,我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。工作4年后,我到西北大学念硕士,当时选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,其中就包括石峁遗址。我在十几年后主持石峁的考古工作,也许是命中注定。

在夏朝建立的前夜,石峁遗址石破天惊

秃尾河中游,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,东侧的台塬山峁上,有一处总面积



①2018年10月,皇城台考古现场。刘忠雄/摄
②孙周勇。
③2022年6月,孙周勇在陕西咸阳陶家墓地发掘现场。
④2017年8月,孙周勇在石峁遗址。
⑤皇城台出土的双神面大石雕。
⑥皇城台出土的骨口篋。

(本文配图除标注外,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)

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城遗址石峁遗址。石峁遗址之所以重要,有三个原因:

第一是时间节点,距今约4000年;第二是地理位置,位于中国北方地区;第三是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有很多共性因素,比如中国罕见的早期石构建筑、地表之上还有城墙、巍峨的皇城台。这与同时期印度河流域属于哈拉帕文化的摩亨佐-达罗城,两河流域的乌尔王城,有很多共同点。

2016年召开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,很多国际知名考古学家,站在石峁遗址的城外城东门上,非常激动地说:这是中国文明!

我们能感受到它的伟大、它的气势磅礴,它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建立的前夜,代表了北方区域最重要的社会集团。它石破天惊,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范围,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。

在4000多年前,石峁的整体环境,包括植被与水文,比现在要好,水位比现在要高至少20米,但依然是沟壑丘陵地貌。就是在这样一个沟壑纵横的地方,石峁先民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立体城址。

我们现在看到的尽管已是断壁残垣,但蜿蜒的两道城墙加起来仍长达10公里,最高可达70米;核心区域是金字塔状的皇城台,固若金汤,台基全部用石头包裹,石峁的王和贵族们,就生活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;在宫室建筑周

边,镶嵌着体量巨大、题材丰富的石雕,还有类似图腾柱的石柱,至今仍矗立在4000年前的地面上。

石峁有着发达的玉文化,考古发掘的一部分玉器,受到同样以玉器著称的良渚文化的影响。比如,良渚的典型器物玉琮,在石峁被切成了薄片,原因尚未知晓。石峁的玉料来源比较庞杂,也说明它与周边文化交流频繁。

古人的上层交流网络,在4000多年前就是畅通的。在中华文明的满天繁星中,星星的光芒照亮了彼此。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南端的廊道,向西与齐家文化、向东与夏家店下层文化,均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。

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的古DNA研究表明,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本地早期人群,与位于黄河中游晋南地区的陶寺人群,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。她的结论与我们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,石峁人群的根就在中国北方,他们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光晚期文化延续而来,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。

我个人认为,石峁族群因受到环境等外部力量的影响,从原来生活的北方地区,向南迁徙到临汾盆地,而陶寺文化恰恰就分布在临汾盆地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,两者年代几乎完全一致。

所以,石峁与陶寺,特别是石峁与陶寺中晚期,是一种非兄弟即父子的血脉相融关系。从文化因素看,比如生活用

器、丧葬礼仪等,两者都有非常大的相似性,这种相似性在其他遗址中没有发现。

石峁文明是如何衰落,乃至在历史中烟消云散,至今没有定论。

石峁古城是当时的国家工程,石峁先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

正史中没有对石峁遗址的准确说法,明代的地方志误以为是唐代城址,而在高家堡的民间传说中,皇城台是石峁女王居住的女王城,皇城台下曲折的城门道为关押犯人的地牢壕,而东门城外的恹恹梁墩地点,则是埋葬女王的女王坟。

1927年,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通讯《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》,报道了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十里许有崔家峁山头,四边隐有朽腐石墙。北大考古学会得此消息后,业已转嘱神木学生韩益(应为蔚,此为笔误,编者注)生旋里调查。这段历史被视为石峁遗址考古调查的发轫。

我第一次到石峁是1995年,当时的山路非常险峻。我们开着老式的北京212吉普车上去,如果对面来一辆车,必须有一方往后退才能走,而车的一边就是悬崖峭壁。听1981年主持石峁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巩启生先生说,当时去石峁,食物要自备,在遗址待多久,取决于那袋面粉能吃到什么时候。

石峁不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强势王国。在地貌险峻的高山台塬之上,营造如此宏大的工程,这一定是一个国家工程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集团小部落能完成的。

石峁遗址弥漫着浓厚的圣城氛围:玉琮被切成薄片,在修筑城墙时被埋藏在石缝之间;发现大量卜遗存,从皇城台上弃置下来的卜骨有数百片之多;发现了口篋,这种乐器至今仍流传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,传说有着通天功能。石峁不是一座孤城,考古调查已经发



2011年,石峁遗址启动大规模发掘,考古队条件依然很艰苦。我们住的是老乡废弃的窑洞,喝的是窖水,用的电不太稳定,手机也没信号。考古队驻地先后换了3处地方,现在条件好多了,自己建了一个院子,有办公室、会议室、整理间,还能洗澡!

如今,考古队的成员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,有研究植物的、动物的、人骨的、环境的、建筑的。多元学科的视野、现代科技的介入,为我们复原古代社会添上了一对翅膀。

目前我们的工作集中在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,刚刚在皇城台上发现了一个大型宫殿建筑。它建在一个三四米高的高台之上,高台用人工夯土筑成,四围全部用石头包裹,石峁遗址现在发现的大型石雕,绝大部分就是用来包裹夯土的。

对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,让我们感受到,石峁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强势王国。在地貌险峻的高山台塬之上,营造如此宏大的工程,这一定是一个国家工程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集团小部落能完成的。

石峁遗址弥漫着浓厚的圣城氛围:玉琮被切成薄片,在修筑城墙时被埋藏在石缝之间;发现大量卜遗存,从皇城台上弃置下来的卜骨有数百片之多;发现了口篋,这种乐器至今仍流传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,传说有着通天功能。石峁不是一座孤城,考古调查已经发

现,仅仅在秃尾河沿岸,就有100多处龙山遗址,其中石城近20座。包括玉器在内的很多生产生活资料,从四面八方运来石峁,那些中小型聚落,就是它的卫星城。

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,我们认为石峁当时的部分居民也许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。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就发现了近两万枚骨针,其中很多还处在生产加工的阶段,说明石峁人精于骨针制作。骨针数量远远超出了仅供本聚落使用的需求,这说明当时掌握核心技术的手工业生产者,很可能与聚落的巫与王,是三位一体的身份。

从冰冷破碎的遗物中,复原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

现在网上说我是自费留学生,其实那时候很穷,哪有钱自费。2002年硕士毕业,2003年我拿到澳大利亚的奖学金,覆盖学费和生活费,到墨尔本拉筹伯(LA TROBE)大学念博士,跟随刘莉教授。

刘莉教授从海外知名考古学家张光直,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,在拉筹伯大学培养了一批学生。我的同门师兄中,有现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、河南博物院院长冯潇林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。

这段留学经历,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开拓了研究视野。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源于西方,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初,仍然以建立文化谱系和时空框架为主要目的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,很多新的方法和理论被介绍到中国,受到追捧也受到质疑,中国考古学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碰撞。

而这个时期,我恰好到留学,得以系统地学习考古学最新的理论与方法。如果说此前的考古研究停留在物质文化史层面,那么博士期间的训练,让我多了一个触角,向已经消失的古代社会去延伸,如何用考古资料去解释、复原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状况,也许并不那么准确,但我相信它逼近历史的真实。

特别是关于早期手工业的研究,从冰冷破碎的遗物中,除了研究生产技术,我们还可以从作坊被废弃之前的堆积情况,分析当时的生产有没有分工,从墓葬可以分析当时工匠的社会等级。

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,我们发现,西周初年的很多手工业者很可能是殷商移民,即文献中记载的殷民六族,他们掌握着制绳索、烧陶器等手工业技术,被周王朝接收了。我们从考古资料中复原了历史。

我们做一线田野考古的,学术研究天生要跟皇天后土打交道。淡泊明志、坚守田野,考古人一如既往。但同时,考古是一门国际学科,可能是社会科学中与国际交流最频繁的学科。我曾统计过,我们单位的年轻人,进来不到一两年,就会出去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。

现在年轻人对考古的兴趣越来越大,从去年到今年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就新进了30多名硕士研究生。他们不像我年轻时,迷迷糊糊地就来了,现在的年轻人有兴趣、有主见,真的热爱考古,也愿意为此付出。

记得1997年,我和现在秦始皇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同在一个考古队,在榆林发掘一处龙山早期遗址。考古队驻地旁边有一条河,还有一条穿河而过的铁路。我们干完活,就去河里洗澡,看每天一两趟的火车。遗址旁边的水泥厂,烟尘很大,厨房蒸出来的馒头都是青的。日子虽然苦,但每天能发现新东西就很享受。

考古的明星遗址就那么几个,可能大部分考古工作者终其一生也不被大众了解。我遇到石峁,已经很幸运。只要能把手头工作做好,把近30年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好、研究好、公布好,就很满足。

(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蒋肖斌根据孙周勇口述整理)

重返三国现场

西朱村曹魏墓：女儿奴 魏明帝的至暗时刻

要素衣送葬,朝夕哭泣,而曹叡竟也亲自前往送葬。要知道,他的父亲曹丕和他的祖母卞太后去世时,他都没有前去送葬。因此,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陈群、杨阜等朝臣的激烈反对,但曹叡根本不听。

这还不算,曹叡还请当时天下第一流的文学家、他的叔父曹植为曹淑写了一篇诔文(即祭文),以托哀思之情。曹植也曾经历女儿夭折,作《行女哀辞》,对曹叡丧女之痛自然感同身受。于是他受命所写的这篇《平原懿公主诔》就格外动情:何图奄忽,罹天之殃。魂神迁移,精爽翱翔。号之不应,听之莫聆;帝用吁嗟,呜咽失声。父亲对女儿的款款深情流淌在文字中,令人读之动容。

以上这些故事,原本只是文献中的记载,然而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的发现,让这段1700多年前的公主之殇浮现在了今人的眼前。

2021年10月,西朱村曹魏墓与曹叡父女的故事被一档文博节目搬上荧屏,我深受震撼,当即踏上列车开启了一段洛阳寻古之旅。在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威秋先生的带领下,我终于走进了这座神秘的曹魏大墓之中。

河南省洛阳市东南郊的万安山,原名大石山,自古就是洛阳南面的屏障,当年孙坚与董卓军大战的大谷关就在这里。魏明帝曹叡曾在万安山射猎,一只老虎突然

逼近了曹叡的车驾,尚书孙礼投鞭下马,欲奋剑斩虎,为曹叡所嘉许。2015年7月,万安山北麓的寇店镇西朱村村民在迁坟过程中,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葬。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即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查。

考古人员经过大面积的考古勘探,在西朱村一带发现了三座墓葬,其中M1、M2相距较近,仅405米,且处在同一水平线上。从M1向西2.5公里,就是一座被当地称为禹偃谷堆的山丘。据学者段鹏琦考证,这里就是曹魏时期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的圜丘遗址。

圜丘是古代帝王祭天之处,而神奇的是,这处圜丘遗址又与正北方向20公里外的汉魏洛阳城太极殿、阊阖门处在同一南北轴线上,这条线再向南,即对应着万安山两座主峰之间的豁口,这正契合了古人表山为阙的营建理念。

西朱村大墓与圜丘遗址、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在地图上恰好构成了一个直角,这绝非巧合,应是当时的规划者有意为之,这座大墓与曹魏政权之间隐隐存在着某种联系。

考古发掘也逐渐证实着这一点。考古人员在西朱村M1墓清理后发现,这座墓为长斜坡墓道明券墓,东西向,由墓道、甬道、前室、后室组成,墓室由条形砖和扇形砖砌筑。墓葬共发现三个盗洞,严重的盗扰使得封门被破坏,顶部大面积坍塌,顶砖、壁砖和铺地砖被大量盗取,

随葬品也被盗取严重。

尽管如此,墓葬形制依然保存较好,通过形制可以发现,它与此前在洛阳孟津发现的曹休墓以及安阳西高穴大墓十分相似,可判断为曹魏时期墓葬。而西朱村目前发现的三座大墓均未发现封土痕迹,其周边也未发现建筑遗址,与文献中曹魏时期“不封不树、不设陵寝”的记载相符。

西朱村M1所用墓砖的大小与形制和孟津曹休墓的墓砖非常接近,而且出现了相同的戳印文字内容,如“激泥沈泥”,可以判断两墓建造时间相距不远。从规模比较,曹休墓的墓道西宽东窄,最宽有9米,窄的一端只有5米左右。而西朱村M1的墓道两端宽度相等,宽度为9至9.4米。西朱村M1墓圜丘修建得更规整,墓室砖壁的厚度也较曹休墓更厚,意味着级别可能高于曹休墓。曹休已经位极人臣,那么西朱村M1的墓主人等级很可能达到了帝王级别。

考古人员在发掘西朱村M1的同时,对附近的M2也进行了勘探。勘探发现,M2地势更高,规模更大,且位于最东侧,应为陵区中最主要的墓葬。据《水经注》载:(来儒之水)其水又西南迳大石山(万安山)地区的描述。因而经专家

推测,未发掘的西朱村M2应为魏明帝曹叡的高平陵,M1则是高平陵的附葬墓,墓主人与曹叡的身份应当十分密切。

尽管西朱村曹魏大墓M1的出土文物中,没有发现像曹休墓那样可以直接指向墓主人身份的信息,但令人惊喜的是,从墓中出土了300多枚铭文石牌,它们均为平首斜肩六边形,长约8.3厘米,宽4.6至4.9厘米,阴刻隶书文字。无论从尺寸还是书写内容,它们都与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石牌极为相似。此类石牌目前仅见于这两座墓葬,可见它应是曹魏时期丧葬的一种特有制度。

石牌上的文字为墓葬随葬品的清单,考古人员试图通过这些文字来推断墓主人的身份。石牌文字有“玄纁二绉九流(族)”,显示墓主人与天子有密切关系。石牌文字中既有“袿袍蔽结叉(钗)”,明显是女性服饰和饰品,又有“武冠平上黑幘黑介幘”,又有男性服饰和佩饰,显示该墓可能为男女合葬墓。而这一点从墓中后室出土的4块铁片也得到佐证,这些铁片为垫在棺室底部的支座,从他们的间距来看,后室原先应当并列放置着两幅棺槨。

王威秋研究员发现了两块特别的石牌。一块上书“银鸂车一”,鸂车是古代幼儿常使用的玩具。晋人杜夷《幽求子》载:年五岁有鸂车之乐,七岁有竹马之

欢。在洛阳涧西区一处汉墓中,也曾出土过一件铜鸂车,而从墓室能够推断墓主人为夭折的儿童。此外,从墓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琥珀小儿骑马串饰,似乎也将墓主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在儿童的范围内。

另一块石牌上写着“七龔蔽结”。蔽结,即蔽髻,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假髻。《晋书·舆服志》载:“长公主、公主见会,太平髻,七龔蔽髻”。这一石牌又将墓主人身份指向了公主。

根据以上线索推断,一个名字已经呼之欲出,那就是曹叡早夭的爱女平原懿公主曹淑。王威秋认为,从文献来看,曹叡对平原懿公主的葬礼屡屡逾越礼制,因此他将爱女之墓建造得堪比帝王,并将其作为自己陵寝高平陵的附葬墓,也就不意外了。

曹植《平原懿公主诔》中所写的“爱构玄宫,玉石交连;朱房皓壁,暗曜电鲜”,也许描述的正是我们面前的这座墓室。而“长绳缠结,神闻阖扉;二椁并降,双魂孰依”也正契合了后室中的两座棺槨,棺槨里面躺着的很可能就是曹淑和甄黄两名不幸早夭的孩童。

目前,学术界对于西朱村曹魏墓墓主人身份的推断仍存在争议,平原懿公主只是可能之一,甚至,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得到一个确凿的答案。但站在墓室的那一刻,面对这座从三国历史中醒来的地下宫殿,我依然会想到那个女儿奴皇帝曹叡,想到他不顾众臣阻拦、执意身着丧服为爱女送葬的那个悲愤的日子。历史因现场而清晰,那个现场凝固成了永恒的记忆。

(作者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,出版有《乱世来鸿:书信里的三国往事》《列族的纷争: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》等)



西朱村曹魏墓。成长/摄



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的童子骑羊琥珀。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

成长

中国古代因为医疗条件的落后和疫病频发,婴幼儿的夭折率很高,即使贵为帝王之家也难以幸免。魏太和六年(232年)二月,魏明帝曹叡之女曹淑,涉三月而夭,曹叡悲痛不已,追谥其为平原懿公主,葬于南陵。

为了表达对女儿特别的爱,曹叡做了许多逾越礼制的行为,比如在洛阳为其立庙,取母家甄氏夭折的从孙甄黄为其配冥婚,以夫人郭氏从弟郭惠承其香火,甚至还以成人之礼为其下葬,要求举朝上下都